

回不去

◎舒曼

“妈,我想喝芒果汁!”女童那脆甜甜的声音,飘进正在俯身细心整理餐桌的翠翠的耳中。这声音是那样的熟悉,翠翠下意识地扭头一看,呀,距她十来米开外的那个女孩,不正是她的女儿小敏吗?

“好!我家小敏不管想吃什么、喝什么,妈都给你买!”这是小敏的继母杏儿。

“啵!”小敏开心地在杏儿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这一幕,如一把刀,瞬间扎在翠翠的心尖上。

“我来啰!今天你俩想吃什么?”翠翠又看到前夫罗平走了进来,看着面前一大一小两个人,脸上溢满笑容。

怪谁呢?没办法,只能怪翠翠自己。

翠翠聪明俏丽,从小就被周围的人宠着,不知不觉中养成了“唯我独尊”的大小姐脾气。她和罗平结婚,就是因为罗平能无条件哄着她;她婚后觉得乏味,也是因为罗平对她百依百顺。女儿出生后,她更厌倦奶瓶尿不湿的无尽烦琐,追求起了新的爱情。她决绝地和罗平离了婚。

“爸爸,妈妈什么时候回家呀?”当女儿小敏苦苦追问时,罗平的心总是一阵阵绞痛。

罗平忠厚老实,人缘很好,同事杏儿本来就对他的遭遇颇为同情,看到他独自带着女儿生活殊为不易,就常常来帮助照顾小敏。孩子很快依恋上了这个温柔勤劳的阿姨,罗平与杏儿也逐渐产生了感情。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罗平在和杏儿领取结婚证的那一刻,由衷地感到了欣慰,小敏也自然而然地改口叫杏儿“妈妈”。

自以为另觅到良缘的翠翠,开始日子过得还算惬意,因为对方确实是拿她当回事的,也很在意她,一言一行并未有悖于之前许下的“爱你就给你幸福”的诺言。但没有料到飞来横祸,对方在一场电梯事故中失去了生命。

离异,再婚,又很快成了寡妇,翠翠痛心疾首。更糟的是,翠翠再婚时,对方不仅条件很好,对她也慷慨大方,并表示会养她一辈子,让她安心做家庭主妇。现在,虽有丈夫留下的一部分遗产,但谁知道未来会遇上什么变故?翠翠不能坐吃山空,她也知道罗平已经再婚,并且和现任感情很好,她不得不重新就业。翠翠并没有什么特长,最后,经一个好友介绍,在当地一家高级酒店当起餐厅服务员。没想到,又看到罗平全家的温馨一幕,令她的心情雪上加霜。

“小敏,真想听你再叫我一声‘妈妈’!”躲在暗处的翠翠,将眼泪抹了又抹。她知道,无论她怎么追忆和怀念,回不去的,永远也回不去了。



清明

◎田耀东

再后来,她一个人先住进玻璃的小格子。

殡葬改革,村子里的人都从地里搬到大房子里去住了,再也不日晒雨淋,洁白的枯骨也不会滚到河里去。

层层叠叠的小格子,顶到天花板。每张照片都在小格子里笑着,全是熟悉的面孔。两人穿开裆裤的时候,他们就满头白发,嘴里也没有几颗牙,现在却年轻了——和她一样的年轻,虽然是她的爷爷奶奶辈,或爷爷奶奶的爷爷。

人到这里就平等了。

没有饥饿和贫穷,没有离别和悲伤,没有争夺和欺诈,没有妒忌和虚伪;没有唱歌一样的哭,没有拥抱后的背叛。这里只有温情和思念、无忧无虑的欢乐和笑容。生前在同一块地里掏摸吃食,现在在同一间大房子里闲聊、打长牌。

年轻时就恋着的、因拿不出彩礼没有走到一起的,现在都朝朝夕夕地耳鬓厮磨着了。

她从小就性格内向,只是笑,不喜欢说话。年轻的时候,两人都吃过许多的苦。奔小康的那几年,她会憧憬地说,到我们很老的时候,就种一块地,种蔬菜、种桃、种橘、种桂花,养几只鸭子,将来……

将来怎样呢?他问。

我们死了,就埋在桂花树下。她仍然憧憬地说。

他知道,她还在想着三年级那天。三年级和五十年,一眨眼的事。

如果小格子在太阳和月亮的底

下,他一定会为她种一棵桂花树。每年桂花开,她都会折一把用清水养着。夜晚花香袭来,人就像睡在树底下。花瓣一片片地萎了,她就一朵朵地拾起来。那只放桂花花瓣的糖罐子,她走了三年了,仍然馨香如故。

他每年都要来看她几次,也看她身边空着的小格子——他将来的住处。他每次都给她带来一些钱,都是他亲手折的。他知道她不缺钱,她自己会挣,只是寂寞。

她多次说她寂寞。寂寞的时候,她就在月夜里,在他身边幽幽地站着,不说一句话。人在一起久了,血肉就融在一起,说话就显得多余了。

每次站在格子前,堵塞的河水就哗哗地流淌,冲刷了人世间的烦恼和忧伤,洗刷过的心田就像天空一样的明净。格子里的人在眼前晃动,路上走的人、站在格子前的人、他身后的人、刚出生的婴儿,最终都会走到格子里去,无一例外。

她走前就为他安排好了一切。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,这次知道自己不回来了,自然是什么都要想好。包括留出一半的格子,像火车上她为他留的硬卧。

她从来不为自己着想,心里只有孩子和他。如果为自己稍微多想点,她就不会这么早走了。她一生都在劳作着,仅仅为了能在很老时种几棵菜、养几只鸭、种几棵树,在树底下和他一起看夕阳。

但她终于没能实现,包括三年级时的预言。那棵树他认得,是苦楝树。

破洞

◎明伟方

什么时候起,他和她开始变得漠然了?每天,他一回到家就躲到书房看他的专业书籍;她呢,迷上了电脑游戏、上网聊天……

她忘了吗?那可是他们牵手后她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呀。她曾嘱咐他一定要将那爱的信物珍藏一辈子啊。

终于,在衣柜的一角,他找到了那件T恤,正准备装进行李包时,却突然发现T恤的袖子上有一个绿豆大的窟窿。他拿着T恤,看看她,还是自己悄悄出了门,来到楼下的一个织补摊前。织女是一个纺织厂的

下岗女工,心灵手巧,有着大窟小眼的衣服经她的精工织补,几乎能恢复原状,看不出任何破绽。织女小心地从T恤的内衬里抽出几根多余的线头,用一个专用的圆形织补工具将T恤的破口处绷紧,顺着T恤上的原有纹路一针一线地织补着。一个小小的窟窿竟花费了一个多小时。

“这是细活,急不得的。以后要注意哦,发现破洞要及时来补。拖得越久,窟窿越大,就越难补啊。”递过补好的T恤,织女嘱咐道。

他猛地一惊,他的婚姻,是否也出现了漏洞?又该怎样精工织补啊?

要出趟远差了,他悄悄地回家收拾行李。她伏在电脑上,聚精会神地玩着游戏。

“我的那件红T恤呢?”

“我怎么知道,你自己找呀。”她头也不抬地答道。

“我到处都翻遍了,怎么也没看见啊?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“你这人真是的,找不到就算了,为什么非要穿那件衣服呢?”她不耐烦了。

他不再说什么,心里一阵悲哀。今年刚好是他们结婚七周年,难道婚姻真的有七年之痒?